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 第七十回 童海川月台戰秋禪 慧斌僧學藝山神廟

上回書說到西風寺請秋禪，孔秀戲耍小僧人。秋禪長老來到月台之上，心中十分惱火，問孔秀叫什麼名字？孔秀道：「你要問吾的名字，你要站穩了！吾家住在江南，姓孔名秀字春芳。闖蕩江湖有個小小的美稱，叫走遍天下無遮攔，探囊取物……」他說到「物」字兒，瞅冷子蹦起來，用手指頭照老和尚的眼珠子就搵，老和尚用左手往下拂孔秀的手腕兒。孔秀的手往下一耷拉。老和尚的右手，照著孔秀的胸口窩上，「嘭——」就是一掌，孔秀應聲而倒：「唔喲！打了我了！」一折身起來：「坑了吾了，害了吾了，打了吾了！我要你的命，老和尚！」蹦起來，「泰山壓頂」，雙拳就打下來。老和尚右上一滑步，立左手一穿他的腕子，「順手牽羊」一拉他，右手照著孔秀的後脊背「啪！」就是一掌。孔秀在月台上來個狗吃屎，鼻子也搶了，嘴也搶了，嘴唇也腫起來了，很快牙花也破了，門牙也活動了：「唔呀！打了我了。我跟你完不了的！」說完，蹦起來雙拳照著老和尚的胸口就是一下。老和尚轉步一閃身，這右胳膊「軋轆翻車」一壓，左手反背一掌，就在孔秀的腦門子上「啪！」倆小和尚樂了：「該！該！師父，狠勁打他，狠勁打他！」

「唔呀！師父！」這回小和尚一叫師父，孔秀也把師父想起來了：「唔呀！師父哇，我成了爛酸梨了！」「孔秀，真乃大膽！」張方、九齡一邊一個，當中的海川轉眼之間來到月台的南面。這個時候，孔秀躡下來，捂著腮幫子：「唔呀，唔呀……」這通「唔呀」。張方過來：「哎，孔老爺。」「唉呀，我說張方啊，我明白了！」「你明白什麼？」「我叫老和尚打成這樣，我師父為什麼不過來。你嘛！一定給我說了壞話。」張方很機靈：「孔老爺，你這話算對了。你把人家小和尚打成那樣，人家小和尚不會武藝，你冒充人家小和尚的師祖。你要知道，小和尚的師祖姜老劍客爺也是師叔的師祖啊。你找你師爺的便宜，你還不該揍嘛？」「喲，我沒想到這忒裡！看起來我挨揍嘛，是一點也不多的。得了，好歹沒有傷筋動骨，挨挨挨吧！」三個人站在月台下瞧著。海川一拔腰來到月台上，深施一禮：「高僧在上，末學後進、晚輩童林，大禮參拜！」秋禪借著星月的光華看著海川：小伙子在這兒一站，真跟一隻小老虎一樣。西風長老秋禪點了點頭想：盛名之下無虛士。你是童林，是師兄尚道明，何道源的弟子。我們是一家子，無緣無故地帶著人到這兒攪鬧我的西風寺。童林，你是什麼意思？你小小年紀對於本門的長輩就如此的無禮。西風長老秋禪有點怒。不管你是誰的徒弟，你是我們師兄弟的徒弟也不成！再說前頭的事我也不是沒聽說過，下江南，拿二小，請國寶，你在我師兄亞然和尚那兒也折騰得夠嗆，你把我的師姪濟慈、濟源都給打了，這些事情老僧我也知道。於是，秋禪道：「噢！童俠客，免禮，免禮！老僧不敢當。童俠客久聞你的大名，如雷灌耳，今日一見緣在三生！請問，童俠客，無緣無故，夤夜之間，你來到貧僧我的西風寺，所因何故啊？」

海川一瞧就明白了，老和尚有點惱怒。海川趕緊一躬到地：「前輩！晚生童林有下情告稟。」「有話請講！」海川就由頭至尾把自己的事情全都說了：「這一次跟七星山打賭，破了七星八寶轉心亭，得金牌，大人起程奔四川開倉放賑。聽說這擺亭之人是高僧您老人家給介紹的，因此不揣冒昧前來請高僧駕赴耿家莊，您給我們寫上一信。如果能夠把擺亭之人請出，幫我們破了七星山八寶轉心亭，四川的百姓父老全都感謝您的好處，這是您的最大功德！高僧啊，您能不能把擺亭之人說出來？我們好請去！」「彌陀佛！童俠客，你就是為這事兒來的！不錯，七星山的七星八寶轉心亭是老僧介紹人給擺的。但是，我跟七星山多少是個街坊，還有一些交情，出乎爾，反乎爾，解鈴係鈴，這就不是英雄所為吧！我即要把這擺亭人介紹給您，破七星八寶轉心亭。如果那樣一來，綠林道恥笑我西風長老秋禪，無始無終，作為朋友不能全信。這個老僧可不乾！童俠客，你有能為破七星八寶轉心亭得金牌，保大人上四川；沒有能為，我想閣下你就不應該答應這麼重要的差事。你說我說得對嗎？你要叫我老僧請這擺亭之人出來，鼎力協助你，老僧可不乾！再說，你是惦著請我來，請我還派你的打手，把我兩個孩子打成這樣！你這幸虧是請我來了，你如果要是叫我來呢？八成把我兩個孩子的腿都打折了！童俠客難道說這也是交友之道，敬人之方嗎？童俠客，這件事情老僧不管！」

秋禪說得這些話，海川明白，但不敢著急啊！一躬到地：「前輩，您老人家責備童林甚是。無奈，我童林出身草莽，被困王府，蒙王爺抬愛知遇之恩，才有我今日的童林。想我童林是大清國的子民，受國家雨露之恩，當須湧泉答報。甬說我童林還有一技之長，就是我沒有這一技之長，奉君之命也要保欽差奔四川，哪怕死在四川，乃是我海川的命該如此。食君祿，當報王恩！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莫非王臣。我想我童林是這樣，高僧也是一樣。您也是大清國的子民哪，您也應該協助官府，鑿滅奸佞，得金牌到四川放賑。如果高僧不管，得不了金牌，大人就不能起程。晚一天，四川省的父老就多死多少？高僧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圖。高僧，怎麼能因為一時的氣憤，您就不管，拒我童林於千里之外呢？相反的，我這弟子孔秀本沒有能耐，他出的主意。我童林本是到這兒拜訪您來的。他說把您誑出來，讓我童林再跟您講話。我想，讓他去吧，誑出您來也好說話。他不聽我囑咐啊，他到月台上胡說！當您出來，我就應當過來，我知道您有氣在心。我不過來，我讓您把他打了，消消您的氣。想不到高僧您還是盛氣凌人！請問高僧，您畫出一個道，我童林辦到，您能把擺亭之人說出來嗎？」老和尚一聽，笑道：「哈哈……，好！童俠客，你這是手一份，嘴一份哪。好吧！老僧可以把擺亭之人說出來。只求一樣，你我在月台上當場較量三合五式，你把老僧我贏了，老僧我就管！」「高僧，您是前輩，我贏不了您！您要把我贏了，您管不管！」喝！童林這年輕人是有兩下子！「彌陀佛！我知道你是我師姪，你是我師兄尚道明、何道源的徒弟，我也不能把你怎麼樣了。一旦叫我兩位師兄知道，恐怕這事兒也不成。不管輸贏勝負，一戰之後，我一定把擺亭之人說出來。」「如此，童林遵命！」海川轉到下垂手西面，臉衝著東，左腳一虛，右腳紮根，雙手一合，抱腕當胸：「高僧，您請吧！」

老和尚秋禪往後一撤步，一捋領下銀鬚：「彌陀佛，童俠客，請來進招！」

海川往前一趕步，左手一晃面門，右手「麒麟吐珠」，「唰」地一下，掌不離肋，肘不離胸，「龍驤虎坐」，右手掌就到了。秋禪也看得出來，海川一下手，掌掛一團風，內力足，他不敢疏神大意，上左一滑步，立右手一穿，他「啪」地一翻腕子，進步捧掌，奔海川的面門就打。海川滑右步，往右面，伸左手，立手一穿，往前一搶身，叫「葉底藏花」，奔和尚的軟肋。秋禪左手附肘沉肩，一支海川的胳膊，左腳紮根，右腳「唰」坐下腰去，就是一掃堂，旋風一個樣。海川一點月台長腰出去，一抱拳，合掌打問訊，彼此道請。

當場動手，打在一處。西風長老秋禪就為看看童林的能耐到底怎麼樣？三十歲的人，其貌不揚，為什麼下江南能享這麼大的名？只見海川把八八六十四式八卦盤龍掌旋展開了，腳踩八門。喝！那還是真不錯，大褂兜起風來，如同蝴蝶相仿。西風長老點了點頭，像我西風長老秋禪這個人物，三招五式，十招八招也贏不了人家，確受尚道明、何道源弟兄的親傳。聽說當年四門師兄弟共同研究，最後，請出我三師叔張鴻均來，老人家把自己的精華揉進去，成了這一門八卦掌。這青年奉師命下山，興一家武術可真夠啊！海川跟人家秋禪一動手，海川也瞧得出來，要想把人家贏了，這也根本不可能。

正在難解難分之際，猛然間，這山門洞裡頭有人念佛：「阿彌陀佛！兄長，何人在月下與你動手？暫時住招！」海川撤身形出去，回頭一瞧可就愣了。前邊是個白鬍子老頭，白髮蒼蒼，精神矍鑠，面似銀盆，白鬍鬚，白小辮，頂全謝了，約有八十多歲。身上穿著銀灰色的綢子長衫，腰裡煞著絨繩，左肋下別著一個藍綢子的長包袱，銀灰色的中衣，寸底的福子履鞋。老頭笑容可掬，捋著鬍子，文縷縷的形神瀟灑。就在這老人的身後，喝！這人的個頭就快把這山門洞給堵嚴了，比頭裡這個老頭得高二尺多。前胸寬，背膀厚，虎背熊腰，好棒的身子骨！身上穿灰僧袍，招黃口，腰裡煞著駱駝絨繩。灰中衣，厚底的黃僧鞋，是個方丈。一臉大黑麻子，花紋的濃眉斜飛入天蒼，吊著眉梢，腦門子左額角上耷拉著一條子有三四寸的黑肉，鐵頭皮，露著六塊受戒的大香疤。手伸出來跟蒲扇一樣，手指頭都跟胡蘿蔔似的，一攥拳，拳頭就像大鐵錘子，五十多歲。

這是親弟兄倆。陝西鳳翔府城南有座山叫金鳳山。金鳳山北十五里，有個村子叫北鳳莊。金鳳山南十五里，有個村子叫南鳳莊。金鳳山西十五里有個大鎮店叫西鳳莊，又叫四節嶺。在金鳳山的正東十五里，有個大村子叫東鳳莊。東鳳莊西村口里路北住著一家大財主，就是前邊這個老頭，姓方名奎字伯林。娶妻劉氏，他的妻子劉氏就在東鳳莊的東北十里地劉家村。小舅子就是方大爺的內弟，叫醉尉遲劉雄。方奎自幼兒好武。金鳳山上頭有座大廟叫玉皇觀，是個老道廟。玉皇觀的觀主，三清教長教的道門門長複姓歐陽單字名修。他為什麼起這麼一個名字呢？北宋年間有一位官居宰相，後稱為古文八大家之一的老先生是歐陽修，這位老人家是文班之首。歐陽修想做武藝裡頭的最高人物歐陽修，所以自己半路上改個名兒叫歐陽修。方奎從起小就拜在歐陽爺的門下，學習文、武兩科之技。教給方奎一雙銀裝鋼，十八趟銅法，藝能出眾。方奎二十七歲那年，母親又生下一個兄弟來，起名叫方杰，號伯生。沒想到方杰六歲，父親去世了，又出了天花，還抽風，這一來孩子就可夠噲了！把本地有名的大夫都請來了，也不見輕。方奎夫妻兩口子挺急。

老太太倒不怎麼著急：「你著什麼急呀？你弟弟這樣，誰也不樂意！他長這麼大，你也不是不疼他。是兒不死，是財不散。聽說南鳳莊咎鳳會瞧疑難症，你請他來一趟看看。」「噢！我快去。」方奎騎上馬，就奔了南鳳莊。沒走多大工夫，方杰抽起風來了。哎呀！幾個人都按不住他。抽著抽著風，沒氣了。老太太掉了眼淚，趕緊把王三爺叫來說：「老三哪，你們大爺在家，看見二爺這樣，他非疼死不可！他已經死去，投爹投娘他來了一場不容易。但是他坑我，他是討債鬼，我也不給棺材。你呀找一領炕席，把他一卷，拿繩一斃，你拿鐵鍬到東村口咱們那菜園子外頭邊上，深深地刨坑，把你們二爺埋了吧！」醉鬼王三找了半領炕席，擱到上頭一卷，把二爺方杰給捲起來，拿麻繩一係。左手一夾，右手拿著把鐵鍬「啞啞啞啞」，他就由家中出來一直往東。

走到他們家的那個菜園子的籬笆牆外頭，刨個坑把方杰往坑裡頭一放，準備往裡頭鏟土。正在這個時候，從村裡出來兩匹快馬，前頭是方奎，後頭是咎鳳。一出村口，方奎就大喊：「別埋！咎鳳來了！」喊著，方奎也就趕到了。飛身下馬，上前一抱，回家了。老太太和方大奶奶，婆媳正在屋裡頭哭呢，婆子丫鬟們也都掉淚。進來以後，老太太一瞧：「這怎麼了。」「娘啊，老二還沒斷氣呢！」馬上給放到炕上，讓咎鳳給治療。真是偏方氣死名醫，三付藥下去一投黃，慢慢地緩過來了，可惜落了一臉的大麻子！過了幾個月，到七歲了。方杰跟哥哥商量：「哥哥！」「幹什麼呢？」「我願意出家。」「什麼？」「我願意出家。」「出什麼家？」「我願意到金鳳山上去，你不是把我帶著去過嗎？師父不是說我挺好嗎？我願拜他為師，學點兒武藝。我要出家當老道！」「胡說！爹沒有了，娘還健在。不通過娘，你要出家？出家要你幹什麼！要你將來娶妻生子，繼續我方門後代香煙往下傳，作為我一個好幫手。你出了家，還剩下我一個人哪！」「我不願意在家呆著，我瞧見什麼都煩！只要我一出家，晨昏三叩道，早晚一炷香。我這麼一燒香一唸經，那我就全好了！」方奎不乾。方杰就磨母親，後來把母親給磨煩了。

當初出天花大難不死，他一定要出家，也不錯嘛！老太太答應了。方奎到南鳳莊跟咎鳳商量：「你看他非要出家不成！把娘的心都說活了。當初出天花沒死，也許他命犯孤獨。」咎鳳說：「他願意出家，那把他給送到金鳳山，送到歐陽師父那裡。」這樣商量好了，哥兒倆來到金鳳山玉皇觀，面見老劍客歐陽修。

行完禮之後，方奎道：「這孩子在家呆著，看見什麼都煩。一定要找您，拜您為師，學武練藝，要出家！」老仙長看了看方杰，問：「你願意出家？」

「弟子願意出家。」「我道門之中不收你，我有個姪子，大清國護國四大名劍差姜本初的弟子，在四川天海莊天海廟，姓竇名叫竇瑞。他是皈依三寶的和尚，我想替他收你。武藝嘛，可以跟著師父我學。」這樣，正式的磕頭拜了師，給他起了個和尚的名字叫慧斌。又給竇瑞去信。沒有多少日子，竇瑞來了。見到老人家行完禮：「您喚弟子有什麼事？」「我給你收個師弟！僧袍都換好了，都剃度為僧了，就是還沒有受戒，名字叫慧斌。慧斌哪，過來，給你師兄磕頭。」「哥哥，給您磕頭！」七歲的小和尚，竇瑞看著挺好。

接三兩月由打四川到陝西來教給兄弟唸經，一邊教著經，一邊練著藝。歐陽爺教慧斌，開始就教硬功，金鍾罩、鐵布衫、鐵沙掌。這功夫完全都是硬功夫，不教給他小巧之藝。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梭，轉眼之間就十年哪。慧斌到了十七歲了。哎喲！這長相，身體強壯，大高個，寬肩膀，往這兒一站，就跟黑塔似的。

這一天，老劍客歐陽修派人把方奎找來。道：「僧、道不能並峰，和尚、老道怎麼在一塊兒住啊？我把這數百年清靜古觀送給他。你可以拿出一筆錢來，重修廟宇再塑金身，歸三寶管轄，改個名字叫古刹玉皇頂。你兄弟從打七歲出家，胎裡素。這座廟三尺女子不准入內，初一、十五不開山門，很合乎你弟弟的性格。現在他本事已學出來了。方奎啊，你肯得花倆錢嗎？」

「弟子願意！那麼改和尚廟，您怎麼辦呢？」「我就歸廣東龍門縣清源山寒風島祥慈觀，我歸我的下院。我把這廟給你兄弟！」「噢！那我謝謝師父！」

一切囑咐好了，也囑咐慧斌。又派人寫信，讓竇瑞也來。玉皇觀改成玉皇頂，塑了神像，就讓慧斌執掌。歐陽修飄然隱匿回廣州。慧斌等師父走了以後，廟修好了，開了光，自己也招了幾個小和尚，在廟裡頭一住。回到家中看了看母親、嫂嫂，然後要倆錢，闖蕩江湖。

光陰荏苒，轉眼間就三年，方杰二十歲了。練得骨硬如鋼，渾身發僵，三年就創出一個號來，叫金雞好鬥雙鋼掌。慧斌高興了，回到金鳳山古刹玉皇頂。這麼一撇嘴，有人可就說了：「慧斌師父，您的把式再好，您是半個把式匠。您瞧瞧，三尺高的牆頭您上不去。小巧之藝您一點兒都不會，真成了一個武術家。您的內外兩家具臻絕頂，那才叫英雄哪！您這叫什麼呀？」

慧斌一想：對呀！我得訪名師去。或者再到廣東找師父去不行。師父當初既然不教，我白找。那我自己訪！南七北六十三省，就這麼一訪名師，三年什麼都沒訪著。哎，這怎麼回事？嘿，竄高縱遠的人有的是，可是碰上慧斌，他兩下提了拐子給扔房上去了，人家怎麼收你為徒啊？就無精打采地回來了。回到家中才知道母親去世了。哎呀！自己到墳上哭了一場，就回廟了。

小和尚告訴慧斌說：「師父，您離山訪師這三年，在咱們後山擋僧嶺下，那裡來個老比丘。打柴的，打獵的全都看見過。聽說這老比丘不吃不喝，在這兒住了三年。您說新鮮不新鮮。」慧斌一聽：「什麼老比丘啊？這我不信。可能是個高明的武術家，前來訪我。好吧，等會我瞧瞧去。」吃完了晚飯，打發小僧人全去休息。慧斌一個人從東角門出來了，轉到廟牆後面，可就往西北方向下來。快出山了，西北方向有座廟叫山神廟。山神廟的西邊有一個大山坡，荒草叢生，一塊石碑三個大紅字叫：「擋僧嶺」。順著擋僧嶺過來，往西北岔道出山，那兒有一座下五門的黑龍觀，觀主叫黑龍道長韓玄教。下了擋僧嶺，盤著山道往右手裡頭拐，拐來拐去，拐到擋僧嶺下。只見疏疏落落的鬆林內，透出來兩盞星光。慧斌不由得一陣發愣，仔細一看：「唉呀！真在擋僧嶺下，有這麼一個山洞。山洞不大，果然山洞裡坐著一位年邁蒼蒼的老人。赤紅臉，頂都謝沒了。兩道殘眉斜飛入天蒼，長眼睫毛呀，遮住了眼睛，長到了嘴唇下邊來。鼻如玉柱，唇似塗朱，一對元寶耳。慧斌和尚一瞧：唉呀！這一定是武林的前輩，風塵的俠隱前來幫我呀！他慢慢地往前來。這老頭的眼睛很亮，跟那星光似的一閃一閃的。但是一見慧斌，這老頭慢慢地把眼閉上了。慧斌緊行幾步，來到且近，合掌打問訊，躬身施禮：「阿彌陀佛！老人家，是哪方的高人前來金鳳山？貧僧慧斌拜見了！」老頭卻盤膝打坐把眼睛閉上了，慧斌說話跟沒聽見一樣。「阿彌陀佛！貧僧慧斌就居住在金鳳山上。請問老人家上姓高名，仙鄉何處？晚生慧斌拜見了！」連說三遍老頭都沒聽見。慧斌就明白了：老人家見我，哪兒能這麼隨隨便便就相見了。您不是不說話嗎，我慧斌有能耐，讓您開口。想到這兒，就這硬山石關子地上，就「撲嗵」一聲跪下了。老頭閉著眼睛不言語，慧斌在山洞外頭跪著也不言語。

本來這是頭天的晚上，也就是二更天左右，慧斌這一下就跪到天亮。慧斌跪那裡紋絲不動。嘿！把老頭給跪含糊了。老人微然一睜眼：「哎喲！和尚，你什麼時候來的？跪得工夫不小啦！」慧斌心說：老爺子還是您不行！

我這一跪，就把您的話給跪出來了。和尚慧斌點點頭：「弟子昨夜前來跪見老人家。我跪在這兒等著見你！」就見老頭肩頭一晃，「喇」地一下，由山洞裡出來了：「和尚，起來吧！」「多謝老人家！」等慧斌站起來，老頭抬頭細看慧斌。慧斌一瞧：老爺

子，你也到我胯骨軸這兒。你太矮了呀！「和尚！老夫在此隱居，與人無侮，與世無爭。只望老死於戶牖之下，埋沒在山谷之間，終此一生，也就是了。和尚！你為什麼到我這兒來？你有什麼話說呀？」慧斌「撲通」又跪下了：「老人家，弟子慧斌出家在金鳳山上。先拜老師廣東龍門縣清源山寒風島神慈觀觀主、道門門長歐陽老劍客。我只學得是硬功，不會軟功。為此下山訪師三年，沒有成就。回山之後，聽說老人家隱居於此，將近三年。因此弟子不揣冒昧，來到擋僧嶺下拜見老人家。如果老人家不以弟子為朽木之材，弟子願效子房圯橋納履，楊時立雪於程門，仰瞻時雨之化，弟子當報再造隆恩哪！」慧斌這話說得十分婉轉。老頭聽完了，捻著鬍子一陣大笑：「哈哈，噢！你叫慧斌哪。」「不錯！」「你要學一學張子房圯橋納履，拜我為師，對不對呀？」「正是此意！」「好吧，今天天都快亮了，不用說了，你回你的廟。明天晚上，你白天養精蓄銳，晚上到山神廟去，自然有人在山神廟接待於你。到那個時候咱們再商量，我願教，你願拜，那麼咱們就是師徒。如果你願意拜師，我不願意教，或者我願意教，你不願意學，這還有個學得了學不了。咱們另作別論。」「弟子謹遵老師之言。」「好！你看誰？」這老頭拿手往慧斌身後一指，慧斌和尚就往後一回頭的工夫，再看老人家蹤影不見了。蹬著樹枝，捷似飛鳥，轉眼走遠。慧斌一瞧：身法之快，無與倫比。看來這位老人家定是武林的老前輩呀！「哈哈！」

慧斌高興了。站在這裡，衝著西面擋僧嶺的山根磕了個頭，回廟去了。推角門進去，直奔功房。自己練完功，回到禪堂，由小僧人侍奉著，白天休息吃飯。到晚上定更來天，打發小和尚全走了。然後一個人把角門就給開開，回身再把角門帶上，一往北來到金鳳山古剎玉皇頂的東北牆角。可就往西，還是昨天晚上這條道，通往擋僧嶺東西的山神廟。當然，山神廟也沒有失修，裡裡外外還是乾淨的，就是沒人住。

慧斌來到山神廟的東角門。「啪啪啪」一拍角門，時間不大，就聽裡頭問：「誰呀？」慧斌一聽，嗯？口音不對？擋僧嶺遇見的老人口音是本地人。

這回聽裡邊說話呢，就靠北了，屬於陝北人的口音。慧斌答應道：「噢，弟子慧斌。」「噢！師弟呀。」還沒見面呢，裡邊就說話了。「咿哪」一聲響，角門開開。慧斌一看：這個老頭是細高挑的身材，身上穿著青長衫，腰裡煞著絨繩，青中衣，五分底的青靴子。臉蛋也不大，但是歲數可不小了。赤紅臉，一臉的草紙眉兒的疙瘩，白眉毛，大三角眼，黃眼珠子可特別的亮，小鼻子頭，菱角口，一對錐把子耳朵，白剪子股的小辮，一字齊口大白鬍子。

嘿！老頭是挺精神的，看得出來是清真大爺。慧斌一想：既然人家老頭管我叫師弟，那一定我得叫師兄了：「彌陀佛！師兄在上，小弟慧斌大禮參拜！」

「哈哈！……兄弟，起來，起來！師父讓我在這兒等你呢！跟我來吧。」

慧斌也不好意思問人家姓什麼，叫什麼。二人一前一後，來至在正殿。這就是頭層殿，東西有配殿。一進這層殿，慧斌知道，因為這廟屬於慧斌管轄，他能不知道嘛。當中是個大肚彌陀佛，又叫歡喜佛呀，見人總是笑。海燈點著，外屋也有點兒亮。轉過這大肚彌陀佛，就是護法神——韋陀。由打這後殿門出去，還有一個二層殿。海燈點著，屋裡顯得亮，五供蠟釵全份。靠這西面，好像拿木板釘起個隔間來。慧斌心說：這是哪位辦的？怎麼跑我這廟裡釘隔扇來了，要住人啊！果然掛著一個新的茶青色門簾。師兄一挑簾：「師弟，進來吧！」慧斌點頭答應。邁步往裡走，抬頭一看，是要住人。壘了一個炕，有炕席，有幾個棕團都在炕頭上立著，單有一個棕團放在炕的正當中。

老師就在棕團上坐著，跟出家人一樣。

慧斌躬身施禮，跪倒了磕頭：「恩師在上，弟子慧斌大禮參拜。」老頭把眼睛睜開了：「哈哈……，慧斌，你來啦。」

「噢，弟子來啦。」「站在一旁！你給我磕頭了，叫我一聲老師，咱們現在還不定規。因為我不知道你練得了練不了？」「老師呀，弟子練得了！」「如果你要下得辛苦，我教什麼你肯練，你聽話，咱們回頭再拜師。哈哈，慧斌，你練得了嗎？」慧斌一想：幹嘛死死地問我這個練得了嗎？」弟子練得了。」「那麼好！叫你師哥帶著你，咱們爺兒仨到後面。」老頭一飄身從炕上下來了。爺兒仨一前一後，由這屋裡出來往北一拐，往東一點兒就是韋陀神，順著韋陀神的前頭往北，就推開了門。這是二層殿，北大殿內供著三世佛，東西配殿各三間。

院裡頭收拾得十分乾淨，有點草也完全都拔淨，有個小石頭子也全撿走了，灑著清水，用土夯砸得很結實。慧斌心說：我自個兒的廟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有人拾掇了。特別在東配殿的廊簷下，放著一張竹牀，竹牀上有褥有枕頭有被子，旁邊還放著一個小木凳。慧斌想：這是幹什麼呢？再看西配殿的廊簷下，一丈一二尺長、二丈三四尺寬的羊白氈，都是新趕的氈子，一共三張，戳在那裡。慧斌一想：大熱的天，這羊毛氈幹什麼使啊？慧斌再一看：中殿的後頭，二層殿的西殿的南山牆後頭，這有鍋灶，底下夾著火，上頭有一個新編的大蓋簾蓋著鍋。鍋裡一定是水，「嘩……」燒開了翻起來，頂著蓋簾了，「啞啞啞啞」直晃悠。還有一個小鍋，也夾著點兒火，好像裡頭熬得是粥。單有這麼一個小碗架，也有碗也有筷子籠，還有鹹菜絲，還有水缸什麼的。

慧斌只顧貪看，老頭插話道：「慧斌，你真要練？」「練！弟子一定練。下山尋師三年未遇，弟子都不灰心！」「那麼好！恐怕你練不了哇？」慧斌一想：您怎麼又來了，我幹什麼練不了啊！「師父，不要擔心，弟子練得了！」

「哈哈，真練得了啊？」「練得了！」「那好，把煞腰的絨繩解下來，把僧袍脫了。」慧斌一想：一個師父一個傳授，教我嘛，就得脫衣服。好吧！

煞腰的絨繩解下來，師哥接過去，大僧袍脫了，師哥也過去給疊好了，往這個小木凳上一放。慧斌問：「師父，您看行了嗎？」「不行啊！慧斌。」「啊，怎麼還不行啊？」「對啦！哈哈，你還得把這個短僧袍、襪袍脫了。」「師父，您看行嗎？」「這不行，真練，得脫個光膀脊梁！」慧斌一想：嘿，這可新鮮！怎麼練功還脫大光膀啊！唉，老師怎麼說我就怎麼聽，好吧！把裡頭的衣服完全都脫了。慧斌的肉皮啊，跟煤球那麼黑，一身的大麻子坑可不少呢。「師父，您看行了嗎？」「嗯，上邊行了。鞋襪子扒了！」「哎，怎麼還扒鞋襪子啊？」只好把鞋襪子扒了。老頭又說：「把褲子脫了。」慧斌一想：怎麼練功還脫褲子啊？」師父，褲子脫了？」「嗯！讓你脫你就脫！我問你來著，怕你練不了，你看怎麼樣？」慧斌一想脫就脫吧，解腰帶把褲子脫下來。「師父，您看這回成了吧！」「哎，成了我就不說話了。把你這褲叉也扒掉。」嘿！慧斌這大麻臉蛋子汗都下來了。慧斌一想：哎呀！這兩個老頭不是拿我慧斌開心吧？練功有脫光眼兒赤條條的嗎？再看兩位老人家，這麼大的年紀，鬚髮斑白，正顏厲色站到自己前頭。唉！甭說一位老人家對我沒有嬉笑之意。即便是有，我這個在人家眼前頭，不亞如人家的兒女，甚至於孫男弟女嗎？我才二十多歲的人，人家兩位老人家鬍子都白了。問：「師父，讓弟子把褲叉也脫了？」「對！這樣才能練呢！」「好吧，弟子遵命！」咬了咬牙，狠了狠心，脫一大光眼兒。

老頭上下一瞧：「慧斌哪！」「師父。」「這才像個練武的。」慧斌這個氣，我長這麼大，沒聽說過，光著屁股練武，那除非是練水性，練水拳成了。「好啦！你在這兒等會兒。事不宜遲，快準備！」就說了一聲準備，人家爺兒倆動作很麻利，這快勁無法形容。就瞧師兄來到西配殿下，伸手把大白氈子拿來，往地下「喇」這麼一鋪，嗚！手法快極了。再看老頭，一個健步躡到鍋台且近，把開小鍋的蓋子揭開。旁邊有一個小水瓢，老頭站在鍋旁拿著小水瓢，舀起這水來，往白氈子上潑，「喇喇喇」一點兒不漏，勻極了，而且不往起濺水點，完全都潑在大白氈上。越潑熱氣越大，「唵」，就撞到硬架天棚上。頭一張氈子潑滿了。師兄伸手把第二張氈子拿起來，跟這頭一張的毯子錯開，老頭接茬潑，「喇喇喇」，第二張毯子完全都潑滿了。師兄一伸手，又把第三張氈子拿來錯開，這可就更長了，接茬再潑。滿滿當當一鍋熱水，一點兒沒剩，全都潑到氈子上了。熱呀，臨近了蒸得慌啊！老頭過來一拉慧斌：「慧斌，快著點！往上躺。」慧斌一聽，怎麼著，這是什麼功夫？往熱開水的氈子上躺。不錯，自己有橫練，但是我這橫練是怕燙啊！「慧斌，趁熱快躺，等會兒涼了躺上，可就不管事啦！」「弟子我往氈子上躺？」

「別廢話！快往上躺。」老頭一拽慧斌的胳膊，往前一推。慧斌站在一頭的邊上，老頭一推他，慧斌也豁出去了，一憋氣，燙

死我都躺！往下一躺，老頭並食中二指，就在他腰眼上猛一點他。慧斌這麼大的人，多大分量，「噎」一下子就起不來了。可了不得呀！等慧斌這麼一躺的時候，就看這老頭拿手一抓白氈子頭，「喇」地一下，把慧斌裹到裡頭了。老頭拿右腳隔著氈子「啪」地一蹬，軋軋……整個氈子捲起來。老頭兒兩隻腳不閒著，單腳一踢，蹦蹦跳跳這個快呀，「呼呼呼」就在院子裡滾開了。可不是嚇唬你，每一腳下去，腳尖踢上氈子，熱氈子往裡這麼一縮，就挨上慧斌的某一個穴道。可不是瞎踢哪，踢的都是穴道。前後心全有，「啪啪啪……」「呼呼呼……」就在這院子裡轉上了。等氈子都涼下來，這才許可慧斌整個身子挨上這氈子筒。氈子停了，老爺兒倆一塊兒過來，師兄把氈子一打開。哎呀！慧斌什麼都不知道，可能是熱氣噎的，臉啊，跟香灰一個色。這個時候可怕受風啊！爺兒倆一搭，就把慧斌搭到小牀上，拿被子就把慧斌連頭帶腳全蒙嚴了。然後師兄把三張大氈子全立起來卷好了，放在西廊下。

爺兒倆在這裡瞧著，老半天的時間，慧斌才從被子裡頭哼出聲來了。

慧斌這一哼哼，師兄把慧斌的被子擦開了。只見慧斌出了一身汗，感覺到渾身發軟，沒有力氣：「哎呀！師父，師兄。」「慧斌，緩過來啦？」「是。」

慧斌心說：真是跟死了一樣啊！這個師傅教功夫怎麼這麼教啊？確實我慧斌有恒心，立志練藝。不然的話，真受不了啊！氈子卷裡熱氣滿著，人往上一躺，多難受啊！「來吧！先把衣服穿上。」一樣一樣穿好，想站起來可費勁了！師哥在這麼個工夫，大碗的小米粥，切的細鹹菜絲，倒點兒明香油，端了上來。「你喝粥吧！」慧斌早被折騰餓了。這通喝呀，一碗一碗接一碗，感覺到有點兒力氣了。老頭說：「來吧！後邊的事情你別管。咱們爺兒三個到前邊去。」爺兒三個來到前邊，挑簾籠進到屋裡頭。老頭坐下，讓慧斌也坐到炕沿上：「慧斌哪，今天不用說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明天在廟裡休息一天，後天一天，大後天時間不可浪費！你晚上就來。聽見了沒有？」「弟子聽見啦！」「你知道為師我剛才拿著熱氈子燙你。為了什麼？」「弟子我不知道啊！」「你師父歐陽修教你的都是硬功夫。七歲開始練藝，十年之久，骨硬如鋼。你要打算學習小巧之藝，哎呀，你那骨頭縫都死住了。你不活動，怎麼練小巧之藝！腰沒有，腿沒有，小巧之藝根本無法練。我給你蒸了骨，拿熱白氈子裹你用腳踢，這熱氣往裡走。把你的骨節，穴道都給你踢活了，才能練小巧之藝，不然的話練不了！」慧斌這才明白：「哎呀，我骨硬如鋼，確實不能練小巧之藝。不是師父這樣通玄的本領，弟子根本練不了！」「你明白了，就回去吧。」師哥給送出來，來到角門開開：「師弟，多保重！咱們大後天見了。」「師哥，你好好地替小弟侍奉老師吧！」

哥兒倆分手，慧斌半路上休息幾次，才到前山。推角門進來，角門關好，來到自己的禪堂，慧斌脫了衣服躺下了。打學會了藝業那天起，慧斌沒有躺著睡過覺，現在不成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把幾個小徒弟都嚇壞了，怎麼師父今天沒有練功啊？進來以後，慧斌在那兒坐著。小僧人們一看：「喲！師父，您這臉怎麼了？您昨天晚上幹什麼去了？」「噢，沒幹什麼去。怎麼了？」拿過一面鏡子來：「您照照。」慧斌一看：瓦灰色的臉，不像往日那麼黑的發亮。「昨天我可能受了風了，感一點兒風寒，夜裡覺得不合適。」「您看是不是請大夫瞧一瞧？」「我看這倒不必了！我是一個練武的，到時候練練功，發出點兒汗來，也就好了。」「是！」「你們該幹什麼，就幹什麼去吧！」

慧斌吃了點兒東西又躺下了。

一天就這樣過去了。第二天還是這樣，就感覺到身上有力了。第三天的白天基本復原。到了晚上，督促著小和尚念完了經，打發著小和尚都睡了覺，就直奔山神廟了。師哥帶著慧斌一直來到北殿，挑簾籠到屋裡，借著燈光，老頭的在棕團上坐著呢。慧斌行禮：「恩師，弟子參見！」「慧斌哪，你還是真有恒心！就是前天晚上施展蒸骨之法，換個人他受不了。看起來你這年輕人不錯，因此破例收下你！今後，凡是你喜歡練的，為師定要傾囊相贈。把供桌前頭收拾好了，讓慧斌正式拜師！」敢情人家爺兒倆都準備妥當，武聖人牌位桌上放好了。老頭先行禮，跟著慧斌行禮，起來見師哥，趴地上給師哥磕頭之後，爺三兒打今天起就可用上功了。給慧斌盤腰、屈腿、站架子，教給他六十四個大氣站樁法。慧斌外操筋骨皮，內練一口氣。天不閃亮，不讓慧斌回去，天一黑慧斌就到了。

練著練著，慧斌能竄能蹦了。可就讓慧斌越牆進廟，那可就更更有功夫了。

哎呀！慧斌的功夫與日俱增。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梭，轉眼間就十多年哪！嚨！

慧斌的這個能為可就了不得啦。「師父！」「哎，慧斌。」「您看您教給弟子這十三年的功夫，傳授給弟子一條十三節鞭，一百零八招打穴之招，竄高縱遠的本領，各種小巧之藝。那麼，您說以前我跟歐陽師父練的這個硬功夫，還回得來嗎？」「什麼事沒有！只能對你有輔助。十三年，咱們爺兒仨再利兩年的工夫，把你的硬功全部找回來。那麼，也就差不離了。從這天起，一邊練著小巧的功夫，一邊練著硬功。前後十五年，慧斌三十八歲。嚨！這身功夫可就了不得了。

這一天晚上，慧斌見著師父，行完禮，往旁邊一站：「師父，今天晚上咱們爺兒仨練什麼功哪？」「慧斌哪！你追隨師父十五年，為師敢說，我把身上的能為十分之四五全都教給你了。為師本應當繼續教你。孩子，我說出來你可別難過呀！」「師父，怎麼啦？您為什麼不教弟子了？」「孩子，為師明夜子時，就要撒手西歸，離卻塵寰。我該死了，明晚半夜我就要死去，我沒法教你了！」慧斌一聽，哎呀！真好像萬丈高樓失足，揚子江心翻船。

「師父，弟子真沒想到！指望師父把弟子傳授出來以後，把老人家您請到金鳳山廟中，讓孩兒我好侍奉恩師三年五載，讓老人家娛樂晚年。沒想到大限來臨，師父啊……」慧斌的眼淚「嘩嘩」地往下流。老人家一擺手：「慧斌哪！不必如此。為師死後，你只要恪守僧門之規，武林之戒，行端履正，在江湖路上享有大名，你就算報答為師的恩德。人生百年也有一死，悲傷無益！慧斌，我告訴你一點事兒。」「您說吧，師父！」「明天一清早，你親自下山，帶一點銀兩，買一口大一點兒的棺材，你放上一根長繩，拿著兩把鐵鍬。明天晚上二鼓，早了你可別來，到二更天你再來。不要哭泣，使死了的人心亂不安。只要為師我一咽氣，讓你師哥幫你把為師盛殮起來，遠抬深埋。上面也不要立什麼痕跡，立個樁子吧，種棵樹吧，都不要，死了就完。你記住了沒有？」

「弟子完全謹記心下！」「孩子，今天功夫就不練了。你回去吧！」說完把眼睛閉上了。慧斌不走哇！「師父，您怎麼讓弟子走啊？！我就在您的跟前，多奉陪您一會兒！」師哥過來了：「師弟呀，師父怎麼說，還是怎麼辦吧。你回去吧！師父說的你全部都照辦。明天二更天，你把棺材帶來，需要的東西也帶來。」「唉，好！」又給師父磕了個頭，慧斌掉著眼淚走了。回到廟中，可睡不了覺，連功夫都練不下去。輾轉反側，坐臥不寧，一直耗到天光大亮。有心趕山神廟觀看，可無奈師父不讓，自己也不敢。帶著錢下山了，到鎮店，買了一口四、五、六、大放樣的棺材。那棺材可不輕啊！小起碼得有個幾百斤。慧斌給了錢，棺材鋪掌櫃的說：「給您找輛車拉回去吧。」慧斌搖搖頭說：「不用。」就一伸手一挾棺材。嘿！跟挾個小孩似的，就這樣的回廟了。

慧斌一白天就是這麼迷迷糊糊地過去。一直到了天黑，盼到二更天，挾著棺材就可來到山神廟。哥兒倆一頭一個，搭進了角門，放在了前殿的台階下。然後把繩子、鐵鍬取下來，棺材蓋好，角門關上。「師兄，師父在麼？」

「在呢！」「許可小弟進去嗎？」「哈哈，你來了怎麼能不進去瞧瞧師父呢！隨愚兄前來。」哥兒倆一塊兒往裡走，一腳門裡一腳門外，一抬頭，「啊！」

可嚇壞了，土坑上四個棕團，連師父在內，坐著四位老人，有僧有道有俗，並不是一位。慧斌心裡納悶：這都是什麼時候請來的呀？看師父坐在正中的上首最尊貴的地方，那慧斌就明白了。在老人家的右肩膀下，也就是第二位，棕團以上坐著一位老和尚，赤紅臉，明顯顯的光頭，露著九塊受戒的香疤。

慧斌看了看這個和尚，再瞧瞧師父：老人家耷拉著眼皮，閉目吸氣養神，還是一身藍粗布，依然故我。唉！看著師父不覺得悲從中來。再看看老恩師的左肩下，是一位出家的道長。這位道長爺是個矮個，身上穿著杏黃色道袍，配寶劍，黃中衣，寸五的粉底的雲鞋，白襪子打護膝過了膝蓋，面似三秋古月，金簪別頂，背插著繩刷。再看和尚的右肩下，棕團上坐著一個俗家。也跟師父的

個頭兒差不離，五短的身材，瘦小枯乾，不大點的小辮垂於腦後，四字海口，一對元寶耳，山羊鬍子黃焦焦，藍粗布大褂，煞著絨繩。這位老人坐在那兒，就瞧著厲害呀！

慧斌躬身施禮，跪倒了磕頭：「恩師在上，弟子慧斌大禮參拜。」趴地下磕頭。老師把眼睛睜開了，微抬眼簾，眼神還是那麼足。「慧斌，你來啦？」

「是！弟子謹尊恩師之命，來到廟中待奉恩師。」「慧斌哪，在場的僧道俗，你可認識？」「恩師，弟子一位不識。」「那麼著好，我就告訴告訴你！」

一指和尚：「慧斌你記住了，他是你的二師叔。他住在山西太原府壽陽縣姜家屯姓姜名達字本初，江湖人稱碧目金睛佛。」「哎喲！」慧斌一聽，這可是個了不起的人物，十五年來不但聽見師父經常說，師哥也經常提呀。其實這位就是四大名劍的二爺。姜二爺不是個和尚，姜二爺開始有媳婦，有個兒子，有兒媳婦。兒子死後生下一個孫子，孫子又生下重孫。為什麼出家當了和尚？就因為自己的兒子讓人家給打死了，老頭一狠心。他原來叫碧目金睛客姜達姜本初，後來才改了碧目金睛佛。慧斌趕緊跪倒磕頭：「二師叔在上，姪男慧斌大禮參拜！」「彌陀佛！」姜二爺眼睛一撩，綠眼珠放光，「彌陀佛，聽你師父說起你來，刻苦用功，是一位好徒弟。我門戶將來發揚光大，全靠你了。」「謝謝二師叔的誇獎！」「起來，起來，起來。慧斌哪，你看這位道長你認識嗎？」「弟子不認得。」「這是你的三師叔。家住在江西信州龍虎山玄天觀，身為觀主，姓張名鴻鈞，江湖人稱太極八卦庶士，排行在三，這是我的三師弟。」「哎喲，彌陀佛！弟子早就久仰三師叔的名子了。姪男慧斌參拜。」「無量佛！起來吧。你師父說你很有功，功夫也很好。功夫雖好也不成，得有才有德。將來發揚光大門戶，全靠你等這樣的！」「三師叔誇獎，弟子謹記三師叔的教訓。」「起來，起來，起來。」老頭一指邊上一位老頭：「你認得嗎？」「弟子不認得。」「他家住在山東萊州府城東南三十五里地董家鋪，是為師的四師弟，你的四師叔。姓董名瑞，江湖人稱珍珠佛。上前見過！」慧斌過來了趕緊磕頭：「四師叔在上，姪男慧斌參拜！」

「哈哈……」老頭一樂，把眼睛睜開了，黃眼珠子亞賽明燈一般，射在慧斌的臉上：「長江後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換舊人。你師父提起你總是誇，今日一見你倒也不錯！孩兒，四師叔可老了，走到街上你可先叫一聲。不然的話，我可瞧不見你！」慧斌一瞧，二師叔，三師叔都很慈善。唯有這四師叔可凶得很，怎麼見面瞧著害怕呀。您看，從這兒慧斌就怕上四爺董瑞了。老人家又用手點指：「慧斌哪，我教了你十五年了，為師的名姓你可知道？」

慧斌「撲嗵」跪下了，十五年，耳鬢廝磨，恩師以絕技相傳，總想問問恩師的名姓。可無奈，老師不言，弟子不敢動問。」「老師！離別在際，您老人家還不告訴告訴弟子，您老人家的名姓嘛？」老人家一托銀鬚，笑道：「哈哈，那麼好，我告訴你！」